

张炜文集

致不孝之子

士
版
社

张炜文集

致不孝之子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不孝之子 / 张炜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11

(张炜文集)

ISBN 978-7-5063-7623-5

I. ①致… II. ①张…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7301 号

致不孝之子

作 者: 张 炜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JOY+BONE

责任印制: 李大庆 李卫东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10 千

印 张: 23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623-5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伟，1956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栖霞县。1975年发表诗，1980年发表小说。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专业作家。发表作品一千余万字，被译成英、日、法、韩、德、瑞典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及海外出版单行本四百余部，获奖七十余项。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柏慧》《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及《你在高原》（十部）；散文《融入野地》《夜思》《芳心似火》；文论《精神的背景》《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午夜来獾》；诗《松林》《归旅记》等。

1999年《古船》分别被两岸三地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和“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九月寓言》与作者分别被评为“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声音》《一潭清水》《九月寓言》《外省书》《能不忆蜀葵》《鱼的故事》《丑行或浪漫》等作品分别在海内外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畅销书奖等多种奖项。

大河小说《你在高原》获得华语传媒年度杰出作家奖、鄂尔多斯奖、出版人年度作者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等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十余奖项。

目 录

一 辑

我的老椿树	3
问母亲	17
我弥留之际	32
四哥的腿	40
消逝在民间的人	50
逝去的人和岁月	60
造船	73
射鱼	82
王血	89
蜂巢	99
绿桨	108
夜海	117

二 辑

背叛	129
----------	-----

阳光	144
酒窖	151
狐狸和酒	165
头发蓬乱的秘书	175
一个故事刚刚开始	184
怀念黑潭中的黑鱼	193
旧时景物	200
唯一的红军	208
赶走灰喜鹊	216
鱼的故事	223

三 辑

割烟	233
武痴	240
仙女	250
烧花生	257
许蒂	266
晚霞中的散步	274
山洞	280
书房	292
面对星辰	302
一个人的战争	310
老人	318
致不孝之子	322

何时消逝的怪影	332
穿越	336
夫人送我三个碟子	341
植物的印象	347
提防	353
 附录 短篇小说总目	 359

一 辑



我的老椿树

春天刚开始，老人就知道了。那是个正午时分，他坐在门槛上晒太阳，觉得后脖儿那块地方一阵燥热。他知道春天在那一刻里来了。每个季节都要在田野上持续几个月的时间，但它们到来的情景，总是在一眨眼的工夫突然闯入。

那奇异的一刻难以从老人眼前溜走，他能不失时机地把它捕捉到。就好比握住了它的手，让它将自己领进一个新的季节里。

在他看来，再也没有比依照日历牌去划分季节的举动再蠢的了。季节是一种奇怪的东西，给身体制造出各种滋味。人应该有划分和鉴定季节的天然本领。他年轻的时候就不信赖日历牌。为了弄清春天是从哪一刻开始的，他曾在田野上挖一个土坑，土坑里再放进一片羽毛：羽毛从坑底悠悠升起的那一瞬，也就是春天的开始……他老了，要感知春天已经不需要羽毛了。

小院里的老椿树面目苍苍，无动于衷。

老人走过去，跺了跺脚，然后走向屋里。

他取来一柄铁锹，在椿树下修了土埂。离树一丈多远是一口细筒石井，他提出一桶桶水，浇到椿树下。

泥墙上的枯草不停地抖动，冷风从草叶上又跑到老人衣襟里面。他一动不动地盯着树下的水慢慢渗光，接上再动手提水。灌了十四桶水，那水渐渐停止了渗流。老人拍拍手在原地坐下来，吸起了烟。他记起有一年春天，口渴得一口气喝了六大粗碗米汤。

烟雾从他嘴里冒出来，又围着脖子旋转一圈。好香的烟，好大的劲道。他咳着，满足地抖着嘴巴。有一个干死的枝条掉在脚

边，他拾起来，端量不止。这是一截细细的树枝。人老了，气血不足，头上的毛发一根根变白了，有的还要脱落下来。老棉袄里可热烘烘的，有时简直就是滚烫的锅饼贴在了皮肤上。不知哪一年冬天在水库工地上垒石堰，送饭送来了锅饼，热乎乎的，大家就把它捂在肚子上。那些冬天真冷，不是人过的。老人把烟锅磕打一下，说：“哼，冬天。”

冬天来临那一天他正蹲在门口喝一碗稀粥。椿树叶子落满了院子，他一次也没有扫。地上的叶子遮住了土，走在上面软乎乎的。树多大。这棵树是先人栽的，如今毫不含糊地老了。当时他喝着粥，眼盯在椿树叶上琢磨事，古怪的东西，每根梗上都一左一右对称着生了一般大的叶子。这真是一种体面的树，叶子真不错。当筷子咂在嘴里，正要抽出来的那一刻，腮上像锥子扎了一下，木木地疼。他伸手抚摸腮部，一举手感到了刺骨的凉气。不用说，冬天在刚才的一瞬间来了。

寒风日夜在老椿树的枝条上怪叫。

他躺在屋里，特别是深夜，真为它难受。人在屋里裹着被子还嫌冷，树呢？树不容易。不过树和树也不一样。那些皮脸厚壮的青杨，斧子砍一圈都不死，冬雪结在枝条上只会笑哈哈。椿树啊，香气透皮的高贵的树。它天生是禁不起折磨的一种树木。他想到哪里了？他真想为它盖一座茅屋。不过哪有给一棵树盖茅屋的？再说那茅屋要搭多么高。

冬天不是人过的日子，也不是树过的日子。

那呜呜的声音是风叫还是树哭？分不清。树应该哭。不过这棵老椿树自尊自贵，万事不求人，它是不会哭的。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住冬天的狂风。它是世上顶可恨的东西，让裹在被子里的老人咬牙切齿。

难得有一个明晃晃的太阳。老椿树披挂了阳光的样子，是永远使人难忘的。他抽着烟，坐在树下，通着心语。老椿树淡淡一笑，算是高兴的时候。在巷子里，几个老人提着高马扎，互相说

笑一会儿。他不能跑到巷子里，因为他要陪伴老椿树。冬天可算过去了。

老人坐在春天的正午里，在灿烂的阳光下一动不动。

他心中有一串香气四溢的叶芽儿缓缓胀开，伸出弯弯的梗儿，小叶片边角上的茸茸都放开了。这就是椿树芽儿。他的呼吸里也满是它的气味儿，四周都是这种味道。有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春天，就跑到这个小土院里嗅一下这种气味吧。他快乐地拍打一下老棉袄，马上，一个冬天的尘土都从衣服上飞扬起来，在阳光里闪烁。

老椿树面目苍苍，一动不动。

老人挪近了一些，用手拍打了它的粗干一下，说：“嘿嘿，春天哪。”没有什么回应。他觉得手掌被树干碰得生疼。他搓一下手，又笑了两声。老胳膊老腿的了，互相敬重一点。树皮又厚又黑，像铅皮一样硬、一样沉重。他真想给它换换外衣，尽管这可能是棉的。不过那是破败的棉絮了。嘿嘿，这硬硬的黑棉衣。

老人走回了小屋子。他要在这第一个阳春天里烧一锅好茶。茶叶是自制的，那是上一年秋天采下的桑树嫩叶子，晾干了之后包起来，一把塞在了屋架上。多半年的烟火熏焦了纸包，他刚解下它，一股清香就涌满了小屋。桑叶青青，当年的模样还在。他把那口半大的生铁锅抹干净，添了火，烧起来。水沸腾了，停火，捏一撮叶子放进去。

这种茶可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过去的人就喝着它，鼻尖淌汗，钻到阴森森的枯井底下掏水。大沙滩上牧羊的老汉手里悠着长鞭，高喉大嗓地叫，翻毛牛皮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那勇气也来自桑叶子茶水。老人捧着热气腾腾的大粗碗蹲到了老椿树下。

知道冬天的饥寒才知道春天的暖情。有一年老天直接泼下冰水，然后干结在屋檐上和树枝上。椿树上的枝枝丫丫莹莹闪光。他寻思这下子坏了，这下子老树必死无疑。为了援助老树一把，他想来想去想得头疼。后来他估摸着：树人同理，只要老了，身

上必定缺乏火力。所以到了冬天老人第一个遭殃。老人找火盆、火罐、煤炉子，无非就是借借火力。想到这些他就给老椿树点了一堆火，火焰离树身远远的。灰屑儿飞扬起来，直飞到树梢那么高，老人哈哈大笑。

那个冬天过去了，椿树活得像他一样好。它发芽早，叶子密，黑乌乌的。老人二十几岁的时候头发油亮，有好几个姑娘看中了这头漂亮的黑发，她们不说好，只说：“真是的！”真是什么？大一些的姑娘嘴里发出“呜费呜费”的激动亲昵的声音，把胖胖的右手插进他的头发里。老椿树能抽出这样浓绿的叶片来，说明了它是个远远没有衰败的老家伙。

椿树叶子长到一定的日子就要落到地上。在这之前，老人搬过长梯爬到高处，小心地扳下它们，再捆成一束一束。如今的人越来越爱吃这种香气厚重的叶子了，把它们看成蔬菜之王。他把叶子背到集市上，很快也就卖光了。一叠儿钱揣进怀中，也很容易。小院外面的人从墙下走过，锐利的目光射向老椿树。老椿树的叶子与所有树都不一样，唯有它以钱做叶。这是棵类似假说中的宝树，高大奇壮，绿叶如云，养活一个老人轻而易举。他攀在高木梯上想过：

椿树恼了的那一天，只要轻轻伸出手指一掀，他就会从木梯上跌落。

他一边摘采叶子一边咕哝。他说你的叶子要采下，你的眼睛要闭上，你不要理睬这个穿老棉袄套子的人。人的头发长了就要剪去，理发师傅剪刀咔咔响。一个孤单的人，一棵孤单的树。两个老家伙在这个世道上多帮衬吧，如果没人注意这两个老家伙的好时光，他和它悄没声息地过日子，那才是福气。可偏偏有人从长满枯草的土墙上昂起头来，盯着树梢哼了一声。

老人把采下的椿叶分成两摊，一些卖掉，一些用盐埋进缸里。当地上的一切绿色褪尽时，他再取起咸椿叶送到集市上去。

几乎把大部分时间都留在老椿树下了。他坐在那儿吸烟，椿

树常常落一片叶儿到他的头顶上。他也不抖落，就顶着它，笑吟吟地坐着。老椿树脾气好的时候，就这样逗弄他。有时他坐烦了，一动身子，头颅碰到树上，眼神都给震花了。他歪着脖子：“你的手真狠。”他知道那是老椿树在他不留神的时刻里，击了他一掌。他为老树浇水、施肥，细心地耘土。夏天，知了落满了树冠，他就把它们轰走。这些知了会吵得一棵老树不得安生。

比起他来，老椿树算个更年长的先辈。他感激父亲那一代人的眼光。总之，从他记事的时候起，他就看到它立在那儿。后来有饥馑，有战事，兵荒马乱，椿树没死没残也没挪窝儿。他敬重这棵比他更老的树，认为它有岁月给予的无可比拟的心智。他几次试着探探它的神力。有一次他记得把铲土的锹放在了树的右边，可一觉醒来锹已经待在左边。这显然是椿树将它挪动了。还有一次他丢了东西，那是一条帆布做的新口袋——他故意用树下叶梗儿摆起一道数码——这儿的人丢了东西都用这个方法算一算能否找到；他想老椿树一定会帮他的忙。结果算的答案是有望的一宗事。他等了半年，不灵。尽管这样袖手旁观的事很多，他还是敬重它。

桑叶子水苦中有甜，喝得老人生出小汗粒。每年的春天他都要喝这透出红色的水，这是春茶。天气暖和了，各种虫子都会爬出来。他记得刚刚过去的那一年，春天就有百足虫沿着土墙顶上活动。太阳照在枯草上，虫子在草根处拱动，吸收着阳光。有一个人的脑袋从枯草叶里探出来，又缩回去。老人正喝滚热的桑叶茶，这时一振右臂将水泼过去。有什么叫了一声。有几个飞虫烫死了。

虫子多的时候，往往也是天下混乱的年头。那一年是很遥远的事了：虫子一律紫色，从墙根往上爬，爬到顶又折下来，就这样越了墙，再顺着老椿树干往上爬。紫色的虫子在亮光下闪闪一片，多么美丽，但令人恐惧。老人不明白这么多虫子是怎么生出来的，这简直是一个夜晚繁衍而成的。它们源源不断地爬过墙

头，毫不犹豫地爬向老椿树。老人有些惊慌地抓起一把扫帚，把它们从墙上扫下去。但这些虫子毫不气馁，只一袋烟的工夫又返回来。后来他终于悟过道理来，于是坐在树下，每到虫子爬上树干时，就用铁一样的手掌把它们拍死。不一会儿，他的手掌像沾了血垢，甩也甩不掉。紫色虫子仍不见少，它们争先恐后，视死如归。老人长叹一声站起来。

那一回他算绝望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无力断掉它们的源路。墙基四处布满细密的裂纹，那些虫子就从土地中钻出来。什么虫子？以前没见过。一辈子在土地中滚动的人都不认识它们，那肯定是些陌生之物了。虫子像一股倒悬的紫色水流一样，已经到了大树的半腰。无数的腿爪挠着树皮，大树痒得频频抖动。先行的虫子遇到横生的几片椿叶，像火焰一样扑了过去，只听得“喳喳”几声，叶子全不见了踪影。老人双眼瞪得老大，急急搬过长梯，把树腰的虫子拦住，用大掌狠狠击打。

老人苦战了三天三夜，两眼完全变成了红色。他的衣服后来全被虫浆染成了紫红色。第四天中午，太阳升到天穹的正中，这些虫子像听到什么号令似的，一齐止步，然后掉头而去。

这简直像一场紫色的梦。可它倒是真实发生过，因为被虫血染脏的衣服还在，每到下雨阴天时就腥气大发。老人那天正午见虫子消逝，接着仰面倒地，昏睡了两天。两天里真的做了与虫子相搏的梦，惊险绝妙，到醒来时已经没法与真实的情景加以区分了。

他醒来后睁眼去看墙头：枯草抖抖，什么也没有了。他揉揉眼，这才见有几个脑袋在草叶间伸伸缩缩。他的心怦怦跳动，因为从墙头上翻过来的，必定是祸。

他估计得不错。几天之后，天下大乱。小院的墙外面的人嗡嗡大叫。老人把院门洞开欢迎。因为如果他们不走门，只得从院墙上翻过来；而翻过墙头的都是祸。

尽管门开着，有人从门上入，也有人从墙上翻。祸来了。有

个小伙子硬要踏长梯爬树，说要摘些香椿叶儿走。他说这么大一棵椿王，它的叶儿岂能让一人独占？小伙子头发脏乱，脸上是泥污，嘴唇鲜红。他爬到半腰，伸手揪一片叶儿咬到嘴里，胡乱嚼着，说真香啊。说完了就把绿色的汁水往下吐。吐到了老人的脸上。老人退到一边去，所有人都望着他笑。这时小伙子已经爬到了长梯的顶端，扬起双臂挥舞，唱起了一首歌曲。下边的人都停止了活动，仰脸看着他，齐声叫好。老人也仰脸去看，发现老椿树变了脸色。它的叶子默默垂着，一声不吭。他为梯子顶端的小伙子暗暗捏一把汗。

小伙子唱罢，左右开弓地揪起了椿叶，一边揪一边往下抛。下面的人扑上去抢，像一群羊。

老人不看地上的人，只紧紧盯着老椿树。老树变了脸色；所有叶子都由绿变黑，又渐渐透出暗红色。老人盯着树冠，亲眼见从叶隙里伸出了一根又硬又长的手指，迎着小伙子的脑门捅了一下。小伙子尖叫一声，身子猛地向后一仰，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所有人都吓得不吱一声。

小伙子仰面朝天，七窍流血。他半天才睁开眼睛，看看四周围上来的人说：“我冤。”

他说这话时，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椿叶。老人蹲下来说：“孩子，你掠这么多叶子干什么？”小伙子抹着嘴角的血说：“带回去，用盐腌了吃。”老人痛惜地拍拍他的手，又问：“疼吧？”小伙子点点头。老人说：“老椿树也疼。”这时候有人去扶他，老人喝道：“挪到门板上去吧，他断了椎骨。”

老椿树就这样躲过了那年的劫难。老人至今记得那蜂拥而至的紫虫怎样在阳光下发亮，记得那不得安眠的三天三夜。

老人被染成了紫红色的衣服舍不得丢开，有时仍然穿在身上。这是那场搏杀的见证。可是这儿的人没一个相信会有这等事。从芦青河西岸来的一个染匠为了招徕生意，竟然指鹿为马，当众说这件紫红色的衣服是他十年以前的手艺。老人气得两手发

抖，但是无言以对。也只有院里的老椿树亲眼见到了那一幕，这似乎也就够了。

春节第一天，老椿树喝足了水。他也喝足了水。再有不久，它该抽出那香喷喷的叶子了。这些日子是小院里最意味的时节，每到了这个时节，老人都要仰天看着悄悄伸出的叶芽，仰得脖子疼。他要喝酒，第一盅进肚之前，先要洒到泥土上祭一下。他会不眨眼地看着椿叶怎样借着春阳的热力伸长着，最后披满枝头。他觉得年轻了，找回了一个青春，头发也仿佛变浓变黑了。村里的人怀疑地盯着他发亮的眼睛，说：“老东西就指望这棵树了。”

椿芽的价钱年年飞涨。这种香气奇异的叶子越来越被视为美味了。贩卖椿叶的人不仅卖鲜卖嫩，而且还别出心裁地将腌制的叶子装到精巧漂亮的塑料袋里，运到大海另一边的城市去。人人都知道老椿树养活了这个小院里的老头子。不过也有人在预言他的不幸：到了老椿树死去的那一天，老头子会饥饿而死。

老人听了各种议论，一阵冷笑。他知道树比人的寿命不知要大多少。多少年来，这棵老椿树养活的难道只是小院里的人吗？老椿树哟，你要是棵会讲话的树也就好了。

那时你就会讲出你目击的一个又一个凄凉的故事。你还会讲出这人间一隅的风流韵事。你会讲出一次旷古罕见的大饥饿，大残杀。你会讲出在困难的年月里，你变得多么珍贵多么神圣，那些面黄肌瘦的奄奄一息的人只乞求你的一串叶子，于是你慷慨地使他们每人嘴里含上几片叶子。你首先会讲小院里生息繁衍的几代人，至少讲讲今天还活着的这个人，讲讲他的来由。他的父亲是个什么人？他的母亲是个什么人？他的父亲是个大胡子吗？不是。他的母亲是个俏丽的人吗？是的。

你会从那饥谨讲起。那一年刚入秋天，田野里的一切也就光光的了。蝗虫吃了第一遍，人们再吃蝗虫。吃过蝗虫就吃一切发绿的东西，树叶子一扫而空。你的一树绿叶使那些快死的人直流